



第廿三日淺僅以奏字中  
獲見忠愍之架竊念先生  
敵德本原而盡是之編出乃  
有以竊先生涯略多其名  
山之藏此特九林一窗長矣  
永修且次第出之以完

明代文獻仲其翹勁侯之矣  
崇禎甲戌九月  
尹仲相手書



顧大司馬攬蔗微言

身外長物

男纘詒輯

孫震孫全較

李文饒鎮潤州日與甘露寺僧善瀕行以方竹杖  
餉之是公所寶及再鎮問僧前竹杖無恙否已規  
圓而漆之矣公嗟惋彌日嗚呼一竹杖也知者以  
爲珍不知者則尋常視之矣世間萬物皆如此此  
不足論古人所謂身外皆長物也以有道者觀之  
奚啻如山僧之視竹杖已乎庸知此僧非爲文饒

說法也

講學立門戶

萬曆初嚴講學之禁天下書院悉行撤毀士始諱言學矣嗣後更化盡反其令素以講學名者稍稍進用士復爭以此自見客或過而私余曰君德性和平志向醇潔胸次亦復明朗只是不肯合下承當爾余應曰宋人有言願士大夫有此名節不願士大夫立此門戶其人默然去大臣不可令人主厭惡

漢李夫人有寵於武帝病篤帝欲一見之夫人力辭或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屬託兄弟耶何爲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上誠念我顧獨以色耳今貌毀見必畏惡之矣尚肯復追思閔錄其兄弟哉孝成時趙昭儀顯寵昭儀方浴帝私視侍者報昭儀昭儀急趨燭後避帝瞥見心愈眩惑後飛燕覘知乃具湯浴特請帝觀愈親近而帝愈不樂繇此言之此輩持寵亦自有道也爲人臣者顧可怙寵恃恩肆然無忌

至人主厭惡雖欲乞身尚可得乎

絲綸簿

王文恪有言正德中言官請絲綸簿付還內閣奉  
旨詰責萬曆甲申南臺復有此請致厘 聖怒  
夫絲綸簿乃是詔誥底稿其擬 旨別有底稿俱  
在閣中原無中人攘去之說至於中人之擅權亦  
不在一簿之去留也大抵 聖明在上第一是接  
見臣下商榷庶務親閱章奏剖決可否庶幾權無  
旁落其次則委任賢相內外大小事情一聽閣部

大臣處分亦各自然就理不然既務總攬之名又  
無綜覈之實內外隔絕情既不通左右生奸共爲  
蒙蔽大臣無所關其忠臺諫不得陳其說欲天下  
治難已

衣祿精神

人之衣祿如錢之在囊多用則易盡人之精神如  
火之銷膏不恤則速竭

紀夢

甲申夏六月夜夢至一處見多鬼魅妖怪欲來侵

犯意頗懼忽有天神下臨雙眸炯然衣藍色大約  
如今所塑天將之像謂余曰汝第爲善吾當護汝  
如不食牛肉亦一事也言訖卽逝

### 理學從祀

國朝儒先以理學著稱者蓋亦多人隆慶初元始  
議從祀孔廟時復議論紛紜惟河東薛瑄得與此  
典萬曆甲申言官復以王守仁陳獻章爲請事下  
廷臣集議而論者復多異同甚有力詆陽明爲禪  
爲僞者禮官不得已請祀布衣胡居仁賴政府排

羣議申正論卒令陽明與陳胡二公並得從祀亦  
盛典也

### 行義

子路有曰人不能甘貧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  
亡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士君子當三復斯語  
中人僭擬

近來中人執柄者其外直房在 皇城東河邊人  
遂稱爲河下如 陛下閣下之比萬曆初司禮馮  
保顯權章奏中事關馮者必以 欽差加其銜上

擡頭與 聖旨並不然馮輒怒

翰林清冷

翰林儒臣素稱清冷嘉隆以來往往侈房宅多僕從大非昔比宋楊大年以學士請外云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莫敖之餒鬼從者之病莫興方朔之饑欲死嗚呼此風邈矣

舉業書義

今人學舉業多博求前輩講章主意其中有新奇詭異者便轉相傳習往往眩于其說將經書本旨

穿鑿支離割裂傳會爲害不小人家子弟爲父師者只宜與之講解大義令其心上自行理會一如聖賢對面措之文詞必中肯窾矣余少時亦曾看坊刻講章尋厭之後只將經書本文朗誦一過再誦傳註一過仍復誦本文一過義理便自躍然不爾徒增一障無益也

多思

余偶患思慮多問之友人友人對曰人安得有不多思時在佛家則惡思慮多故欲冥心息念卒歸于

空寂聖人未嘗廢思也特不妄思耳所思皆正何  
患于多然既正亦安得多汝所苦多者蓋憧憧往  
來之思也余爲之矍然

夢中句

偶夢中得句云欲則不剛忍乃有濟

宋室兵弱

人皆謂趙中令勸宋藝祖收節鎮兵權遂息數十  
年紛紛之禍然不知此可爲一時權宜之計卒令  
終宋之世兵弱而不振未必不繇于此南渡後李

忠定有建藩鎮之議惜爲奸臣所阻若文文山時  
則國事去矣縱行之奚濟哉明主惟擇人而任之  
豈有虞其專擅一槩以意裁之如漢世祖之不任  
功臣均未得爲中道也

養身養氣

凡人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寒  
則氣收熱則氣泄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  
故善養身者務養其氣

納粟之始



秦王政四年大疫始令民納粟千石賜爵一級遂  
爲後世賣官鬻爵之肇端云沿革云始于漢文帝  
非也然歷朝每于多事之日間一舉行以濟徵調  
之窮未有如今世之沿爲故事牢不可破者吏道  
雜而文法日弊誠國家第一裨政也英主首出必  
有以幹其蠱矣

法嚴不可恃

秦法號爲最嚴然變時起于左右一發于荆軻之  
匕首再發于高漸離之筑三發于博浪之椎嗚呼

嬴政亦危矣法之嚴果足恃哉固不若平易近人  
而人親之也

儀秦縱橫

蘇秦合六國以擯秦雖多設詞然當時爲六國計  
亦無出于此第秦素非知大義者使六國扶義共  
尊周室則名正言順其交可久而亦得以有辭于  
強秦矣蘇蓋有用天下之才而無其志徒以徼一  
時富貴而已張儀有云以一詐僞之蘇秦而欲經  
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其知秦誠審

然儀之反覆更甚又不若秦之說爲近理而有據也

善可感人

漢隗囂據河西日處士杜林不屈囂遣刺客楊賢殺之賢見林身輓鹿車載其弟喪歎曰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五代葛從簡帥許州欲得一富人玉帶令二卒殺而取之夜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歎曰吾公欲斂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諭富人獻帶遂遁去不知所之宋

張魏公當苗劉之亂興師勤王一夕有人持刃入寢公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來殺我乎曰我亦知書寧爲賊用况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告爾問其姓名不答攝衣登屋去此三事絕相類則趙宣子之遇鉏麇不足爲異矣孰謂善之不足以感人哉

官家

蔣濟萬機論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故指天子爲官家宋真宗以問李仲容仲容亦以是對是

擢南衡言  
殆不然所謂官家者猶人言公家云爾如今世俗  
婢僕稱主人爲大家也

### 五運

彖穀子曰五運二說鄒衍以相勝劉向以相生漢  
魏以還共尊劉說

### 星變

萬曆己卯彗星見未幾有江陵相奪情事詞臣吳  
中行趙用賢比部沈思孝艾穆進士鄒元標各上  
疏諫卒遭 廷杖吳趙落籍沈艾鄒遣戍此五公

者當臺省緘默之時敢言以明大義詎不謂難哉  
江陵相沒五公旋復起用駸駸貴顯矣忽有刊行  
一帙云星變志內多張大建言事而意獨歸美于  
吳又醜詆江陵不已君子謂世道至此薄亦甚焉  
敢言信難然士所爲者固不止此何遽喋喋號于  
人哉或者遂疑卽吳所爲吳與趙皆江陵門下士  
江陵奪情及他專擅怙寵臯亦難掩獨以不軌之  
謀坐之恐渠地下未能心服况以門士而爲此言  
大非厚道甚有挾此一節凌駕縉紳規取相位樹

黨招權傾詐反側爲有識所笑者世道柰何至此極也

### 掛劍草

張秋城南有徐君墓卽延陵季子掛劍處墓邊舊生一種草酷似劍名掛劍草携之千里外可已心疼近則不效往往有求之者廟祝以不能多得時以他草雜之邇來此草遂移入半里許民家李姓圃中余親見之彼卉物何知豈季子精誠固未泯耶舊有祠貌季子及徐君像其中余入謁低回不

能去頽簷破壁更增楚絕乃命工稍稍加葺題其楣曰一劍千秋云季子高風彰彰在人耳目惟此草與此祠獨湮沒于荒城蕪蔓之中而弗克表見余意將張之而力未能也

### 求雨法

蜥蜴求雨法以土實巨甕作木蜥蜴小童操青竹衣青衣以舞歌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雨若滂沱放汝歸去

### 罷內操

正德中 皇城內有小教場以備演武萬曆甲申  
稍加恢擴選內臣三千給戎器馬疋時時操練午  
日 上親閱視事頗聞于外比部董諱基者上疏  
諫奉 旨左遷嗣是臺省屢有言者次年春以禱  
雨不應從中報罷 聖德從善之美亦近代所未  
有也

久任撫臣

乙酉四月十七日 皇上御布袍步至郊壇禱雨  
復召輔臣及九卿諭以天下有司官貪虐害民上

干天和噫 人君軫念及此豈非至仁曠古僅見  
者哉吏治民生屢厯 詔旨然實效罔臻余嘗思  
之天下督撫不過二三十人易爲遴選宣德正統  
時撫臣有任至二十餘年者或以尚書出鎮或從  
散秩加升委任責成大破常格當時事治民安多  
繇于此迨今則循資遷轉不一年或半年卽升矣  
朝廷設立撫臣謂何今宜特發明詔必久其任稍  
寬文法責以督察拊循倘有成績破格旌異其人  
苟不甚庸懦 君相知之深任之重焉有不自奮

者哉議者類舉撫按並言然按臣一年一換不若  
撫臣得久其任撫臣苟賢按臣亦將仰成共濟何  
事不可爲今日安民生飭邊備宜無急于此者或  
謂天下人才有限資格拘滯部堂有缺必于撫臣  
內推轉以此不能得久然 朝廷爲官擇人非爲  
人擇官賢者固不以久滯爲慮苟振作鼓舞之有  
法亦何人才之不足用哉余嘗以此議達政府未  
知其終能行否耳

引沁通運

嘉隆間因黃河衝決運道梗塞于是有開泃河之  
議有開膠萊河通海運之議然卒以艱鉅報罷當  
時未及引沁通衛之議沁出山西沁源衛出河南  
衛輝二水舊本相通故隋煬帝引沁水北通涿郡  
元郭守敬亦嘗疏導灌田二千餘頃 國朝正統  
以前沁之支流猶自武涉縣山原村東北繇紅荆  
口經衛輝府凡六十里而與衛通天順七年黃河  
趨陳潁入淮始開沁以達徐未幾復引河以合沁  
沁繇此盡入黃河而入衛之故道淤矣 國初運

自淮遡河至陽武陸運百餘里入衛蓋亦循其遺蹟後至會通河開始罷苟當此 國家閒暇之時相度地勢如紅荊口故道尚可開復量撥附近運艘繇彼與會通河相兼並行亦思患預防之計也先臣喬公世寧劉公天和曾議及此以此較之沔河及膠萊或更便耳

### 夢鏡兆禍

江陵相在位一日至直房偶與同列言昨夜一夢甚奇身衣朝服執笏拜伏見紅日當天龍鳳飛遶

雲際不知何祥同列漫應之曰此得君之兆次早復言昨夢已驗吾昨回有人餽一古鏡其囊特綺麗作紅日其上一人抱笏跪拜其下旁皆祥雲及龍鳳一如夢中狀鏡背有銘微誦之皆獻諛語余時在都聞其說未幾江陵敗惡之者遂以此附會謂鏡上有不臣語事聞 禁中旋有籍沒之 旨鏡亦無從搜索益重 主上之疑謂籍之未盡也然則昔日之夢豈非召禍之先幾乎蓋日君象也日當天者陽剛獨斷之象拜伏于下則已伏其辜

矣惜乎江陵悟之不蚤也余偶閱宋呂許公事有朝士以古鑑因公弟以獻云能照二百里公曰吾面不過鏡大安用照二百里哉卒却之因憶前事具述如此又聞內府向有古玉琴上初登極時曾見而撫玩之後以折勛臣祿歸朱成國家成公希忠卒求贈王爵以餽江陵上一日復至內府偶詢琴所在時馮保不在側近侍不知所謂漫應云在張先生那裡上遂疑江陵交結盜帑故至籍沒則玉琴爲之驟乘也事容有之姑識焉

### 幾成黨禍

萬曆初司禮馮保頗作威福久之上意不憚同類者構其事微聞于外侍御歛人江諱東之先劾其門客徐爵恣橫不法事得旨逮治侍御晉中李諱植遂論保十罪旋有籍沒之命逐保南去未幾侍御中州羊諱可立復發江陵相侵佔廢遼府田土事會遼妃亦以爲言并籍相上意馮保之奸繇李而發欲錄其功并及江羊遂奉旨俱超轉卿寺時司禮張宏素憾保以李言得代意甚



德之遂爲相知而李故傾險人也因是樹黨行私招權納賄張璠復傾心任之以故得行其胃臆遂致宰臣束手縉紳側目而江羊二君旣與同事勢不得不合亦有一二名士慕其聲入其黨陽鶩氣節陰藉聲援焰日以熾國是緣以動搖未幾張璠物故李之險詐浸敗露公論不容黨與亦漸解散彼見事勢窮迫構爲飛語榜帖四出又藉口山陵卜地不吉冀搖上聽以傾執政章三四上聞者寒心幸聖明迄不爲動三人奉旨遷謫君子

于此可爲世道一概自古小人之顛權亂國必有小善微忠結知人主然後得恣其所爲亦或姑務矯矯之名招徠善類潛入其黨而不自覺其號爲善類者業已入其黨勢不得復叛去及見公論不與反相附和以攻正人君子而後小人之計得行小人之勢日以披猖而無所忌嗚呼小人甘心爲不善不必言彼號爲善類者虧行愿名良可惜也羊才不如人遠甚而甘爲李忠臣不顧人笑罵尤頑鈍無恥者是舉也非明主主持于上諸老翊

贊于下漢宋朋黨之禍再見矣

古詩體

詩卷耳之章有六言五言體七言則交交黃鳥止于棘八言則我不敢傲我友自逸也

喜名好利

韓詩外傳曰喜名者必多怨好利者必多辱聰者自聞明者自見聰明兼則仁愛著而廉恥分矣夫利爲害本福爲禍先故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故智者不爲非其道廉

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詩云不佞不求何用不臧此語甚明捷令人有警惕處

不合時宜

吾閒中自省與世俗不相入者六一僻性見紛華富貴之人雖俛首敬事然非心所安如畏煩暑一權力之家隨人進退尚不覺苦唯獨一人伺候逢迎雖在親知不啻火坑一世情軟熟者卽僕隸下賤猶降氣歡然相接予雖勉強亦復不能一博奕呼盧非性所習雖與人杯酒游談令人憎厭一寒

暄套語譁浪游言今人所尚性頗惡之是以對客冷淡無味若復緘默或疑其詐一褊心遇異趨之人非理之事輒復赧然愧色不能降心應接兼是數者不特人不能容我我亦無以自容于世故嘗自嘲得句云世緣故自淺生計一何踈蓋安之矣  
詒謀不善

管盧坦爲河南尉杜黃裳爲尹謂坦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

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于人杜函是之今見士大夫往往爲子孫計居官則朘削下民處家則暴橫鄉里子弟見有贏餘恣意用費甚有其父兄在時私將產業盜賣與人已去大半而父兄偃然不知者身死未幾而貲產蕩費殆盡此所謂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不但敗家且至殃身真爲子孫作蛇蝎者也

况守後人

况公伯律守蘇多異政吳民至今頌之余嘗以事

至靖安問其後人則旁有一給事小史自稱乃其  
玄孫余始不信越數日復有一教讀持公告身及  
當時在 朝諸公贈言一卷則今所傳楊文貞公  
詩云十年不媿趙清獻七邑重迎張益州者在焉  
皆真蹟也又有當時各縣令送公考績金字帳一  
幅并錄公在蘇奏疏文移稿各一冊余覽之低回  
不能去手詢其子孫果微弱洵廉吏可爲而不可  
爲乎公墓木亦已濯濯矣余爲捐俸治葺之而遣  
小史歸授以數金令業儒復其家

### 厭事

君看厭事人無事乃更悲此蘇長公詩最得人情  
人只緣胷中無主故多事則厭無事則悲苟以道  
存心隨事順應卽外物之感紛至沓來如寒暑晝  
夜之代于吾前也曾何足厭迨其無事如浮雲之  
釋于太空廓然而已復何足悲雖然臨事而不厭  
猶易無事而不悲爲難楊雄寂寞劇秦美新殷浩  
玄虛書空咄咄彼其中誠不能以自持也

### 相如傳

世謂史記相如傳卽在相如集中疑本自作子長因而錄之爲傳此本劉知幾語余意不然今人文集中附入本人傳誌者多矣安知當時不有好事者以傳入集後遂訛爲相如自撰乎文君夜奔事相如豈不自諱直娓娓言之不置蓋子長素愛長卿用意描寫委曲纖悉本自穢語更作一段奇事長卿玩世意態真可謂傳神其并長卿賦入傳亦愛其文爲一表章云爾

### 丹鉛名錄

或問楊用修以丹鉛名錄其義何居余曰此卽具錄中古之犯罪者以丹書其罪魏律緣坐沒配爲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爲籍其卷以鉛爲軸升菴名在尺籍故寄意于此也

### 禁賂遺

傳曰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故古以苞苴行爲害政之大萬曆初年人皆競進賄賂公行權要之門如赴晨市問餽之節若趨程期金帛不已至餽珍奇珍奇不已兼及姝麗卽郡邑下吏競相贈遺甚至

入覲一次費踰千金假一縣令俸入亦薄顧安所得千金之厚其歲時遣人入京費復不貲是非尅削科歛何以有此舉縣令其他可知也往往以此博聲譽獵清華輾轉艷慕倣倣成風日甚一日中有稍能自守者反相非笑目爲迂鈍可慨也已甲申之歲稍懲弊習一時大臣俱務清修刑侍丘公櫛差往荊州回京以青布二疋遺執政舉朝詫爲盛事而南臺沈君汝梁按江南水利濫用贖鍰奉旨逮治且以申戒百官庶幾一殄饕餮之習嗚

呼餽遺之濫誠所當禁然亦自有本苟廟堂之上衡鑑誠懸黜陟臧否不爽絲髮登用之途不借譽于貴近恬靜之吏無速謗于輿人則正直之氣獲伸奔競之風自息餽遺不禁而止矣嗚呼此尤當軸者所宜加意也

### 媚竈

今世羹器悉出饒州浮梁縣之景德鎮每歲遣官督造供上方用萬曆間饒守造極大花瓶香爐遺執政其時執政正造葬得之以置墓所悅甚守因

是復造一牀備極工巧侑以他物遂得美轉後守  
至值窰變諸窰器盡壞止得四大盆紅光閃赫表  
裏映徹舊例凡得此變窰卽時毀廢恐生事端守  
聞輒取之并千金以遺執政驟見驚喜復進所需  
他窰器不貲亦得美轉未幾執政敗兩守俱以賄  
聞官亦坐是不振然則工于媚竈者縱取捷一時  
奈冥冥之數何

王公節槩

江陵相奪情時婁東荆石王公面斥其非時爲禮

侍值六卿會疏保留公遂投筆不署名拂衣出上  
章乞歸省不復起旋居父憂江陵敗卽其家拜相  
不得已強起舉朝待之如溫公起洛云爾時奪情  
者安在彼附會疏留者亦安在所謂君子羸得做  
君子也時值李植江東之等以山陵事齟齬大臣  
公復抗章分別忠佞國是賴以不搖一疏尤膾炙  
人口云

哈喇兒

嘉靖中有哈喇兒者爲虜向導邊人患之當事者

請之 朝暮能生得哈啁兒者補官時陸錦衣欲  
爲其子地取貌似者飲以暗藥以功報廕其中子  
其人卒論歿臨刑大吼曰吾非哈啁兒其實爲之  
吾死訴之上帝其廕子未幾死亦作哈啁兒聲是  
可爲冒功者戒

### 夢徵

丁卯鄉試父挈余往父夢一人送試錄揭開姓名  
第二葉見有顧鶴狎係監生其人云是汝子覺來  
卽爲余言之未知所謂試復不利次年余以貢入

監庚午鄉試名在十九前乃顧夢鶴蓋同姓冲則  
余字合之則符前夢而監生之兆抑又奇矣蓋其  
時未有選貢之說且未補廩家又貧薄納粟故弗  
能鬼神蓋前知云余幼資鈍甚不能彊記每遭師  
夏楚必于先一夜夢群羊無數相抵觸初不解其  
故後乃悟辛未爲羊屬天殆于夢中相磨勵也

### 十二多

小有經云多思則神殆多念則志散多欲則損志  
多事則形疲多語則氣爭多笑則傷藏多愁則心



懾多樂則意溢多喜則忘錯昏亂多怒則百脉不定多好則專迷不治多惡則焦煎無權此十二多不除喪生之本也

### 新火養性

古人鑽燧取火其法春用榆木心一段削成鑽樣又用乾柳木心一段斧斫方尺厚二三寸柳上微鑿一眼開竇邊上寸許以榆心鑽用繩牽入柳木眼內兩人盡力緊牽不歇烟火熾發用綿花草紙取火將舊竈并鍋打淨水和細泥四圍塗竈去舊

火氣方用新火可銷痰火疾有溫養形性之功夏用棗杏季夏桑柘秋柞栢冬槐檀皆以其方色剛柔相摩而得火其法亦猶榆柳云大抵火久則老老則有毒以爲飲食則傷人古人隨時取火至設司燿之官以掌其令未必非調燮之一端也吾聞之靜臺杜氏云

### 曇陽逸事

曇陽僊事載在本傳甚悉化後有二事余所睹記者聊識之蘇城顧水部堅素訝其事聞袁宗伯家

揚州雜言  
錄得僊歌嘆及手書之類令僕借觀袁對使緘封授之至家封識宛然其中無有也顧始驚異祈禱謝過余父當仙未化時投以十絕不報至是有以仙像貽父者父不敢留之家送玄妙觀劉道士所供奉而劉道士先一夜夢仙攜一蛇下降其庭詰旦則父送像至儼如夢中所覩吁亦奇矣哉

### 江陵籍沒數

萬曆甲申籍沒江陵相家金二千四百餘兩銀十萬七千七百餘兩金器皿三千餘兩金首飾九百

餘兩銀器皿五千二百餘兩銀首飾一百餘兩蟒衣綢段紗羅等三千五百餘疋男女衣服五百餘件玉帶十六條較之分空十之三耳

### 要地戲譚

京中六科及銓部司官體極崇重有人自外僚入見六科例應送至門輒有辦官唱云門上看見銓司例該門上揖辦官輒傳呼不許說話其人退戲謂相知曰誤矣科中應唱不許說話言其少建白也吏部應傳門上看見言其多餽遺也聞者絕倒

安排較計

冬去冰須泮春來艸自生吾心一有安排布置便  
欠自然海濶從魚躍天空任鳥飛吾心一有計較  
猜嫌便多乖戾

篤行感神

吾鄉王少湖公諱敬臣篤行君子也卽兒童婦女  
聞其名知爲正人長者歲乙酉冬至日吳城張別  
駕已故魂附其媳處分家事且談冥間事甚悉又  
言其媳素逆已告在蔣土地祠媳父乃生員徐孺

民再三懇救鬼言蔣神雅敬王孝子可求解徐請  
于王王寫古方禱于神而飲之又艾灼其大指媳  
病輒愈吁亦奇矣哉豈王之至行固已孚于神明  
而神特顯其靈異以勸世人爲善歟亦理之不可  
曉者

譚畫

楊子華畫馬于壁居者如聞鳴鬻李思訓畫罨障  
波濤明皇夜聞水聲吳道玄畫鬼神數壁而颯然  
風起馮紹正畫龍而白雲出廡是畫固有神歟神

何從生其生于人之心歟

泥水刀

武清伯李偉 慈聖李太后之父起自瓦匠驟貴  
所欲頗賒請乞無厭一日 慈聖賜一篋緘識甚  
固疑是重寶開視則瓦匠所用泥水刀也喻 旨  
稍就歛戢

慈孝

慈聖李太后 今上生母多訓厲之功一日 上  
偶過飲擊傷近侍 聖母召至前長跪以危言感

動且正內臣不卽勸諫之罪又責宰輔輔導失職  
上爲之俛首謝過聞者亦爲寒心丙戌 上愛  
鄭貴妃其父鄭承憲怙寵勲臣有被其毒者事聞  
上切責勲臣 聖母聞之復令 上長跪諭以  
勲臣與國同休之義及戚里不宜過貸云云于時  
上年二十四矣 聖母之慈而能教 今上之  
孝而受善益竝見云

京師地震

丙戌四月初九日寅時京師地震房屋作獵獵聲

者三民間小房有傾倒者

犬異

吾鄉給事王君諱問卿素好狗肉丙戌春三月買一狗將就烹時已點燈燈盞中忽作狗聲厨人碎其盞另換一燈其盞有聲如初聞之主人縱狗不敢殺未幾主人死

九菴蓮瑞

丙戌七月 慈聖皇太后宮內盆開紅蓮一朵心生九菴以示政府各上詩二絕賞賚有差

仕進定數

君子仕進本有定限數之所止卽一步不可強有陳憲副素無疾及轉官卽患痺遂至委頓不能起不得已乃請告歸行之日病良已恍如隔世又有丁少叅疽發于背勢甚亟輒乞歸未抵家疽亦不復作陳閩中人丁吳中人皆予同年予親見之數有固然人可不以義命自安哉壬辰余轉餉朔方不當侵漁者意蜚語相中遂調粵西余抑鬱乞休歸道西嶽且有三山之遊時連陰濃靄漫塞余默

禱嶽神倘公論伸得重來者願以霽色相貺抵青  
柯坪而澄霽無纖翳矣庚子果復入關神殆先示  
之乎猶憶初上公車于燕邸夢觀燈市有人以燈  
見貽燈有二語云萬里風烟人共鬧一庭芳艸獨  
生春余時茫不解迨今建牙督邊或符上語矣繹  
下語倘得歸老三徑耶余所以一生名位從不厝  
懷而連章乞骸求一去爲快也人或謂余盍少待  
爲子孫計余曰世之營營擾攘卽掀天揭地要如  
其數而止耳正如鳧頸鶴脰曾有毫毛益否余數

默定久矣安得以身殉子孫哉

處世法

左氏鄭公孫黑肱戒子曰生于亂世貴而能貧民  
無求焉可以後亡斯言也思深哉可爲處世法矣  
學在躬行

近世講學性命之譚多矣乃皆聖門之所罕言者  
其曰居敬曰窮理曰致良知後復以修身爲本或  
以知止立論而未有主于躬行者躬行則孔氏屢  
言之而修己以敬固徹上徹下之道也長安少墟

馮先生持議醇正不落世俗口頭禪而風節道德  
真可廉頑立懦不媿關西夫子矣

定靜

先大夫嘗曰老氏靜禪家定學人逞逞醉心焉而  
不思大學首已標出童而習之漫付口耳而獨艷  
慕于二氏何爲者也誠究此二義則河上瞿曇皆  
吾尼山註脚必詞而闢之抑又過矣

不妄語

吾儒學問恒言不妄語始而養生家垂簾塞兌等

戒非四勿之遺指乎佛氏亦有口業兩舌綺語諸  
禁理固不出此也

志氣

易稱洗心退藏于密而太玄云藏心于淵美厥靈  
根肉團之心自有定處而心之神則欲有所藏也  
玄門直云凝神歸氣穴氣穴者倘卽玄牝謂乎尊  
生者恐不能舍此他求而孟氏持其志無暴其氣  
兩言盡之矣

知止

蝸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  
枯坡翁此語可爲仕宦不知止者之戒嗚呼鐘鳴  
漏盡夜行不止良足悲矣亦有生平雅負德望迨  
其晚節亦復戀戀不忍去者抑又何也

猪生象

萬曆己亥余行至中州之長葛適有猪生象取來  
驗狀雖小已斃與京師所見無異第未有毛耳

不伎不求

無求到處人情好不飲從他酒價高先大夫喜誦

此二句蓋卽不伎不求之意也

畏天命

戒慎恐懼憂勤惕厲自古聖賢莫不皆然雖孟氏  
有樂天畏天之分然不畏未有能樂者也畏則居  
之而安樂繇此生樂而不畏近乎放畏而不樂近  
于憊君子終日乾乾而無一朝之患何弗樂故曰  
畏天命不然而託之氣魄駕言博大祇是無忌憚  
小人耳

緩急交情



風俗通稱陳蕃失勢縣令劉子興肆其侵侮劉矩見忤時宰友人環玉都多所摧折祝恬被病見距于深交之謝著而雅不相知之應融卒賚之韓演被逮見困于同歲之吳斌而素昧生平之閻符獨勞苦之嗚呼緩急人所時有也奈何以涼德自處如此然則虞卿以魏齊而去相魏其爲灌夫而殺身彼獨何人哉求之末俗良亦難矣

謹言

語言雖細事亦所當謹酒後尤不可輕發一日飲

客偶言殺物未備卽某物亦覓不可得不意坐客之留臆也次日以此物來餽却之不可受之似以口腹累人甚用愧悔當以爲戒

清節

對人言貧君子所戒士大夫當仕宦始進之時意氣方銳之日往往過爲矯激以博清介之名至其晚節末路隳心易慮以干清議者多矣要在介而不激守而有終乃爲可尚耳然惟無激始克有終

中庸

昔人論畫犬馬旦暮在人之前難得彷彿鬼魅無形不可見故易形容然則法古之士鈞奇炫異往往橫得重名而中庸大雅卒鮮庶幾豈非鬼怪易工習見者難擬乎

禪語

禪家頌云舊竹生新筍新花長舊枝雨催行客興風送片帆歸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又曰朝朝鷄向五更啼春來處處山花秀又曰世間萬事不如常又不驚人又久長如常恰似秋風

至無意涼人人自涼又曰靈靈自覺元無物擾擾他緣盡是空吾人處世若常作如是觀心地豈不清凉也

卻金

關西夫子辭金暮夜古今以爲美談予見近世仕宦往往以卻金反受疵累何哉此在人之素履固自不同而未俗澆漓責人無已不惟不以能卻見褒反疑所以來之者則故人及門楊公不免有慙德矣雖然楊公四知之畏不欲自欺意不在名所

以可尚後世或欲立名故爲張揚或懼損名更生  
憤恚不能以無意處之反以速謗固其宜耳况乎  
爲已名計而令人顏面莫施亦大非盛德事也一  
介不取自是士君子本等學問何至矜之爲名高  
乎乃猥托四知亦媿甚矣

### 天道

或問天道福善禍淫其理不爽然則天固屑屑然  
劑量之乎余應之曰天何心哉試觀人心作一善  
念便覺有光明和美景象作一惡念便覺有許多  
垂張暗昧景象善人隨處順理而天地之順氣應  
之惡人每事逆理而天地之戾氣應之順故祥戾  
故殃理之自然天何心哉

### 人臣進言有體

人臣進言于君須要明白正大有忠厚惻怛之意  
使聽者不忤而言者無罪斯善矣蓋言期于有用  
毋以炫奇事貴于可行毋以賣直苟關君身尤當  
委曲開導卽如朋友相與猶難直攻其過况人主  
乎不然徒取罪戾無益于事爲已名節地可也非

真愛君體國之意也故曰爲人臣者無以有已

### 涵養

士大夫崇尚道義敦厲風節須是涵養深醇出于  
衷情之所安乃爲可貴今人往往激于一時意氣  
偶爲人所難爲終是血氣用事及其摧敗沮抑便  
多怨悔甚有挾此一事遂謂可以凌駕千古睥睨  
一世迨其終也叢過積釁身名俱喪亦足悲矣趙  
吳興有語云淨洗眼睛緊縛肚皮牢立脚跟硬豎  
脊梁語甚警策可爲座右銘余爲揭出之立石于

### 原州署中

#### 禮議

朝廷議禮各有意義固非臣子所敢輕言然名實  
之間務協于人情而不拂乎天理乃垂之萬世無  
復異議 世宗時推尊 獻皇帝奉主入 太廟  
是出于 聖明之孝思臣下所宜將順當時舉朝  
爭之而不得若在今日揆理及情稍爲釐改似亦  
繼志述事之善而不嫌于更張者也不然于實未  
稱于理未協在 獻皇帝之靈必有不安于是者

景皇帝臨御八年有撥亂定業之功乃反不得與一獻皇帝終身藩封者比 憲宗已立爲嗣旋復被廢此常情所深銜而成化中有復帝號上尊謚之命蓋天理人心之公 聖人作爲出于尋常萬萬者也事必久而論定類如此或曰 建文君亦嘗臨御天下至今名號未復獨奈何嗚呼此與景皇帝微有不同臣子于此抑又難言矣

蘇子瞻真蹟

昔新鄭之去國也中人實憾之幾中奇禍以江陵

相之力獲免江陵還視葬時新鄭家居謁之途還家正飯其弟亦從江陵所來問相見云何弟答云無他語止問聞有蘇子瞻真蹟今在否新鄭慘然不樂投箸起曰吾昔隆盛時此物歸我今勢敗故應歸人旋即致之新鄭卒以是扼腕死嗚呼一尤物不足論新鄭既知盛衰有時亦安用扼腕爲哉江陵不二三年斥削家且不保則此物又不知當屬之誰矣

以我觀書

古稱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故道德五千言佛經四十二章皆足以印證身心陶煉性靈未必非吾道之助若必欲推墨而附于儒援儒而入于墨此吾儒之過非二氏之罪也諸子百家亦猶是矣

### 標榜

名美物也造物者忌多取木高于林風必摧之美服患人指皎皎易汙自古歎之矣而噉名之客屬厭未已濡首以溺良足悲矣雖然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宣尼豈欺我哉衣錦尚絅闇然日章名

者實之賔也循名責實君子以此考驗身心名不可廢也若欺世盜名標榜炫俗則適以賈禍如白馬清流之輩足爲永鑒近章奏中忽有東林之號不知起于何人晉陵諸公俱一世高賢決不以此樹幟必自忘口外示尊崇內藏機械懷世道之思者必不願有此也余曾致書政府福清公願化其偏黨以銷將來隱憂未知其謂我迂否

### 內典

究心內典之士有舉心經義者余曰吾儒自有心

經孔子操則存四句是也有舉金剛經義者余曰  
吾儒亦有金剛經孟子必有事焉四句是也

居鄉奢儉

吾鄉士大夫有開府錦遊以八人輿招搖于市者  
一友欲矯其非乘敝陋肩輿往拜其人茫然自失  
羸服以答而心甚銜之未幾兩人竝遊地下矣所  
謂夷齊盜跖俱亡羊也然而夷齊盜跖之名不可  
泯也君子寧爲此而不爲彼

言貴實踐

天下事不可以預擬古人惟養之素定見識又大  
事至而應當然而然自能底績未雨而雷雨必不  
下未行而言行必無成今世譚理譚兵譚經濟譚  
風節者不少實踐其言者百無一二而名義功業  
多出于樸實平易之人故曰善易者不言易

舜周公處天倫之變

舜封象象之害在一身也周公誅管蔡管蔡之害  
在天下也周公東征破斧缺斨夫以元聖討叛逆  
何待三年當時管蔡與周之頑民附和必有仗義

執言人不便以爲非者迨其公論有歸罪狀旣著而後誅之周公于此吾知其徘徊徬徨而不忍遽加兵矣罪人久不悔悟不得已而行法然則非周公誅之周人誅之也非周人誅之天下誅之也孟子所以謂其過亦宜而他日論天倫之變曰舜視天下猶敝屣也可謂天理人情之至我朝遜國時靖難兵起上諭將士曰毋使朕有殺叔父之名至哉言乎卽舜敝屣天下之心也古今善處父子兄弟之間者無如太伯識之高計之蚤故事成

而無迹周公受付託之重不得不以王室爲急矣  
本朝無相名有相實

我朝不設丞相高皇有嚴禁後來殿閣大學士以備顧問耳三楊居位日久官益尊而權益重無相之名有相之實矣然猶不敢直稱曰相雖以江陵破太師之格亦止稱輔臣至萬曆中歲乃不諱言相章奏中直云枚卜云爰立至于奉旨亦用此字樣無怪其人直任之而不辭也無衙門無印符祖宗固已慮之遠矣今止有文淵閣小銀印



一類內閣典籍收掌有密揭進御前則用之不得行外也其居處則皇極殿之左廊本黃屋乃直房耳正室有孔子像閣臣左右相向板凳坐而大學士僅五品以他官兼之故尊我朝官制大都皆倣周官而閣臣無專職備論思亦周家論道弘化遺意邇來言路日囂大臣槩遭指摘居揆地者每攢眉于相權之輕噫相權安得輕哉或亦有自輕者耳

瓦注

余壬辰轉餉朔方值官兵少却余自花馬池往視夜半單騎入靈州危城不爲意蓋職小而身輕此瓦注之說也迨建大將旂擁衆臨虜雖外無改度而內有戒心則以責任之重所謂不復能歌渭城矣

礦議

萬曆丁酉開礦議興大臣不能諫且有主之者余時在都其人招飲余力陳其不可云且召亂其人曰各處有兵夫兵果可恃乎至于用兵所傷多矣

後遂騷動海內而陝爲甚商洛之間亂三四作旋  
解散之卒亦非兵力也余在陝連章力請撤之俱  
畱中未幾報罷 聖明之識超 廷臣萬萬矣

### 病蒙神救

歲壬寅余在陝西藩司遭風疾瀕危見身中神已  
出在左柱下夜寢書室五更睡中聽几上界方一  
聲醒乃口中有凉水甘美嚥下清爽沁骨次夜又  
夢關王來榻上撫摩余身慰藉甚至厥明矍然起

### 段容思語

羣居慎口獨坐防心此臯蘭容思段先生語也可  
書座右

### 講學流弊

講學信是美事世人假之以博名高規厚利者無  
論已其間亦多賢者真脩實行而後來往往敗名  
則其徒黨累之也來者不拒歸斯受之教門自是  
如此第人衆便不能擇交一有匪人錯雜其中假  
託欺詐以損吾德吾以誠心待之墮其術而不覺  
至于意見之偏釀成末流之弊又其小小者不逆

詐不億不信所以貴于先覺也總之無事非學無地非學舉足便是道開口便是講何必聚徒何必立門戶錫山涇陽顧先生真昭代醇儒而風節尤著余素景仰之戊申巳酉間朝議紛囂乃以先生爲嚆矢未必非小人網盡之計竊爲鯁鯁然慮矣

### 邊事

邊事難言矣守爲正戰輔之款不可廢呼吸之間三者難以執泥而廟堂持議必欲歸一或主戰

或主款豈知虜情變動不常兵家隨機應敵寧有定主乎卽如搗巢一法雖非上策要亦禦虜所不可盡廢者漢過不先無故而輒開邊釁固爲不可若逆虜時或跳梁當夫秋風凜冽弓勁馬肥我謹備之欲挫其鋒未必得志迨草枯馬弱出其不意一加懲劊亦理勢宜然不則彼中生齒益繁我兵勇氣日沮非計也第首功每有假捏及攘奪諸弊甚至將官以子弟竄名其中冒功陞賞此在查覈嚴明犯者必罪自然奸僞不容若因噎廢食而槩

云搗巢不可行誤矣余在原州值銀齒連螫河西  
流毒三鎮爲授旨甘肅鎮臣一大劄之乃有討來  
川之捷蓋以弭釁非生事也而廟堂槩疑飾功  
且將來之高閣邊人安得不解體疆事安得不敗  
壞乎

### 麟見

余撫陝時三見牛生麟俱在附省城民家皆取來  
署中傳觀其狀與書所載無以異曩時京口有二  
麟塚不足稱奇矣例應疏聞余以時事多艱故已

之

### 驪山鳳

萬曆丁未戊申間關中相傳驪山有鳳衆鳥飛鳴  
隨之如此者纍日然亦未有的然見鳳者至于岐  
山之大鳥如一間房飛集各村舍人皆以麩肉飼  
之一月乃去漢楊氏所致得無此類乎秦故山深  
而林密鳥有不常見者惟不常見乃爲異耳

### 好古

風會日流世道愈下是以有志之士動有古先之

思詩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孔子亦曰信而好古  
又曰好古敏求而孟子則尚友古人誦其詩讀其  
書又論其世所謂好古者如是而已今人去古彌  
遠而徒好古之器物以爲奇即使商彝周鼎周公  
之舄孔子之杖日列于前而人不古若祇見其陋  
何足爲奇近有以二鼎速官謗者云各以千金致  
之得此何用世所稱爲賢者復代爲力辨可謂不  
自愛其鼎已

玉解

余見一大家有玉解云是周物底有血暈所謂血  
古也其原主最寶愛之盛以錦囊夜則懸之頸抱  
臥如此者一生不忍舍歿後其子貨之百金生前  
憐惜至此身肉未寒已歸之他人若等尤物何足  
戀也

謹璫

事遇極棘手時有莊語不可得而一二似諧似謔  
之語可以挫兇焰而制其命者若一味認真反失  
駕馭之道不可不審也余撫陝值礦稅兩閹爲孽

而稅使梁永尤兇橫奸民投托蟻聚不可嚮邇余檄所屬嚴緝論治稍剪其黨羽矣彼窘則時以危言相撼余不爲動以談笑置之會有奸民胡奉窺咸陽荆山鎮民王治邦家頗裕捏稱匿鴨糞金不進貢率其黨抄劫至毆死治邦其弟化邦控之有司永曲庇奉不使對簿余嚴提之永騰書都下謂余左袒匿金者政府咸囑爲調劑云事且上聞不便余逮治益急永悻悻以來言匿金狀余漫應之曰荆山安有金哉弟有玉耳乃公何不察也永卽

喜曰玉亦貢物不匿金顧匿玉耶卽檄咸陽取玉咸陽令宋時際素以彊項聞心知璫之相難也姑諛之申稱荆山向有玉卞和取以獻秦王爲傳國璽矣永復檄秦藩索璽而長史亦不明其故謝曰無之永恚甚呼典記具疏叅秦藩匿璽典記徐進曰此似非近日事永曰吾嘗聞三寶爺求璽西洋不得今得其在奏聞上必大喜奈何以遠年阻耶典記曰秦王誠有之但在千年前耳永曰果非我朝事乎惘然久之曰都公弄我自是赧甚不

出月餘而奉竟伏法斃獄中一時傳爲噴飯蓋永本不識丁一惟原奏官樂綱撥置時偶入都打點故爲余所謔耳大抵馭小人自有機權原不專靠文法只須拿定肯綮不必事事與角而隨機酬答自可玩之股掌之上疾之太甚挺而走險矣共事者不盡亮此意果有蠱毒事至互訐有 旨逮滿令幾有滇楚之變余在任四年業以永之罪疏聞又授計長安令楊修齡使藉手緹騎言永蠹民且晚且揭竿狀 上意已動柄司禮陳矩頗賢復以

余言爲 上力陳永不法宜撤 上首肯將有逮永之命自蠱毒事聞永橫噬而 上乃疑至以賢令陪之大可惜也

兩瑞歸裝

礦監趙欽以萬曆三十四年正月輟回稅監梁永以三十五年八月輟回余皆查其歸裝欽有九十六擡永有一百五十四擡俱每擡用夫四名而背包羸馱不與焉其吸秦民膏血亦侈矣乃悉以上聞請抵秦二年正供事雖不允而 上如余疏所

列令盡歸內帑欽歸司禮陳公責其縱役嚇詐爲  
一椽一夾永歸匿賊不盡獻檄鎖二年餘稍快秦  
人之憤

### 回賊

戊申歲真寧縣橫嶺有回賊占踞搶掠四出中部  
宜君二縣皆受其毒至殺傷官軍勢同燎原余爲  
發兵勦捕擒其渠魁數人而安插其失業者若流  
來各賊則惟有驅逐解散之法耳地方自此寧謐  
未幾晉中亦有回賊之亂遂咎秦之壑鄰也直指

楊寒質以晉人按秦追論主撫之非劾兩監司余  
幾不免嗟乎回民與虜不同誰非 朝廷赤子可  
盡殲乎從來捕盜撫勦互用况慶陽州縣又非與  
晉錯壤晉自不飭備而一二逋逃遂以爲秦罪何  
以服任事者之心也寒質香火之情頗濃有司多  
晉人咸岨負不法秦人當自有口碑余其敢饒舌  
哉



儷語自叙

已酉朝那署中作

余生平砥礪最恥自暴非獨銜耀懼躍冶之疑  
亦以暴已未免累人誠冥冥所忌也然晚得諸  
兒不及見余行事聊書數語示之兼用勵勗云  
爾

蓋聞學人珍抱者宏不忘憂勤惕厲造物玉成之  
遠常在拂逆艱虞我生不辰七齡喪母天嗇其賦  
五歲方言孤苦伶仃幸垂憐于祖母伊吾佔俾賴  
授訓于庭趨似有神物護持蚤收學舍迄茲晨昏

誦讀猶傍重闈才不踰人志先克已試偶失利幾  
番易轍改絃言或招尤總是動心忍性迺知翟公  
成于如母自媿李密亟欲報劉未失真心妄意希  
蹤聖哲不聞大道詎期混跡風塵方頽首以窮經  
遽折腰而作吏書生氣味那諳涉世機關嚴父義  
方恥作營家活計生無媚骨一官肯爲低眉素有  
剛腸百鍊能堪繞指徒守硜硜之節一意爲民不  
求赫赫之聲何能獲上自謂誠心直道可質神明  
然而少可多拘未諧流俗竟遭萋菲之三至空勞

